



重点巡视『注水』小镇

本报记者董建国

“小镇故事少，充满假和炒，若是你到小镇来，你会很难过。看似一个样，吃喝差不多……”一首网民改编的《小城故事》戏谑的正是时下一些特色小镇建设中的诸多乱象。

近年来，“特色小镇”的概念十分流行，全国特色小镇建设热火烹油般纷纷上马。火热的时候却是不少小镇建设贪多求快、盲目上马，各种问题不一而足。

无特色不小镇，“特色小镇”的要义就在于“特色”二字。然而一些地方一窝蜂地搞特色小镇，没有独具特色的“核”，只有拼凑炒作的“壳”。比如一些地方建设旅游小镇，没有独到的创意和旅游产品，而是生拉硬凑、照猫画虎，数量众多的“旅游特色小镇”最终建成了“小吃一条街”；有些地方名实不副，把特色小镇当成筐，盲目把产业园区、体育基地、田园综合体等都戴上特色小镇“帽子”；有些地方则把特色小镇建设等同于形象改造，将大量建设资金用于“穿衣戴帽”工程，乱拆乱建，被称为“花架子上工程”。

这种拔苗助长、超越实际的巡视热让人深省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问题。据有关部门测算，一座面积几平方公里的特色小镇，需要投资数亿甚至几十亿元。一些地方不顾当地的财政情况，想用重金砸出几个特色小镇，结果负债累累，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把本金收回；有的地方盲目跟风上产业，市场风险不小，一旦产业有闪失，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。

前些年，一些地方发展食用菌、苗木产业，一哄而上后产能过剩，类似教训应当引以为戒。有的地方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，建的是“假小镇真地产”，在产业根基性都没有的情况下建设房地产项目，很可能重蹈“摊大饼、造新城”的覆辙，让造出的新镇变“空镇”。

从表面看，各地特色小镇泛滥是旅游热、文化热所推动，但背后却是不少地方行政瞎决策、乱作为的顽疾，造镇冲动背后难以摆脱政绩依赖症的影子。一些地方把特色小镇建设作为要帽子、要票子、要 GDP 的途径，某种程度上，这也是群众深恶痛绝的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的变种。

动辄十几亿甚至上百亿的小镇建设投资，地方政府当慎之又慎。引进的产业好不好、可行不可行，项目决策上是否科学，资金使用上是否规范，对此地方政府都要通盘考虑，应当有审慎的认识和科学的论证。不能搞成了就是政绩，搞砸了就是“花钱买教训”，可以拍屁股走人。这背后的论证、审批、决策、监管的责任，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并追究到位。

但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乱象，需要主管部门和社会合力监督。一方面不妨把特色小镇建设纳入到各地巡视督察的重点之列，对于在审批、决策、监管中不作为、乱作为的相关政府责任人要追究到位，对执意上马花架子项目、造成严重损失的责任人，应以严肃问责。同时要建立特色小镇“能进能出”通道，那些伪特色小镇，应该停工果果断断停工，该整改应迅速整改。

特色小镇，当是文化感和独特性并存之地。特色小镇的发展不是复制粘贴，而是一个产业渐进式累积的过程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用钱砸出来的，而是需要因地制宜在文化、特色上深耕细作。唯此，特色小镇才可堪是我们栖息乡愁的诗意之地。

特色小镇应有“退出机制”

本报记者邓华宁

记者近日在东中西部多个省采访了解到，当前特色小镇为建而建、一哄而上的现象比较突出，每个省都有不少特色小镇同时上马。一些业内人士呼吁，特色小镇的建设要突出市场的引领作用，减少行政干预，避免政府大包大揽，甚至搞“大跃进”。当前，亟待建立项目追踪评价和退出机制，让“特色小镇”的发展名副其实，给予孙后代留下财富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除了常见的旅游特色小镇简单复制重复建设外，还有两个新现象值得关注——

一是一些地方将特色小镇与产业园区的概念混淆，用产业园区的思维指导小镇建设，比如东部某制造业强县，完全按照当地乡镇产业集群分工不同来打造特色小镇，已经规划并正在建设“智能电网小镇”“地板小镇”“电梯小镇”“灯具小镇”“织造小镇”“电机小镇”“农机小镇”“交通安全小镇”等 16 个特色小镇，几乎全部是根据乡镇产业集群发展重点来确定的。将特色小镇当成一个概念，随意“嫁接”到产业园区上，很难想象建出来是个什么样子。

二是警惕少数项目套取项目建设资金，导致小镇建设最终有名无实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一些地方为了培育特色小镇，设立了引导资金鼓励项目建设，有的地方对经过认定的省级特色小镇，每年的引导资金都高达数千万元。此外，一些地方的发改、旅游、农业、文化、体育等部门也可以给各自领域特色小镇划拨配套资金。一位了解特色小镇报批程序的干部告诉记者，少数特色小镇项目就是为了套取政府配套资金而玩概念，编造一个时髦新潮的词汇，搞一点前期开发，等拿到政府配套资金之后，可能建设就缩水了，资金也可能挪作他用，或者项目改为房地产开发。

特色小镇建设的利益并不小。若是一些“特色小镇”在利益面前迷失，通过“挂羊头卖狗肉”的方式套取配套资金，或是丧失了自己本来的特色，则应该请其离开“特色小镇”的行列。当前要特别注重项目审批阳光操作，对特色小镇立项、审核、建设等关键环节，制定科学的考核评价指标，加强动态数据监测和管理推进，避免出现“浑水摸鱼”、权力寻租和“滥批”等现象。

特色小镇建设的关键点在于，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或者过度举债，不能搞政府包办的低水平重复建设，要营造一个市场主导、分工明确、政企有效合作的氛围，使特色小镇建设能提供有效供给，满足群众的真正需求。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特色小镇迫切需要制定退出机制。在完善前期考核的基础上，对规划、设计、选址不达标的小镇和自然地理不适合的特色小镇进行有计划的清退。特别是一些特色小镇建设过多过滥、重复建设严重的地区，现在下马比上马更能够节约成本。

议事厅

“问诊”特色小镇

【编者按】

近年来，“特色小镇”的概念十分流行，全国特色小镇建设热火烹油般纷纷上马。火热的同时却是不少小镇建设贪多求快、盲目上马。

来自中国房地产协会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 2017 年底，全国特色小镇数量已经达到 2000 多个，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了中央既定的目标。一些地方一窝蜂地搞特色小镇，没有独具特色的“核”，只有拼凑炒作的“壳”。个别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凑够特色小镇

发展指标，乱仿“文化”、乱贴标签，突出表现为“五乱”，即喜傍“帝王将相”、攀亲“道教佛仙”、热衷“神话传说”、造塔建寺塑佛、附庸“风雅”。

作为产城融合的一种创新经济模式，特色小镇原本被寄予了推动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期待。但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出现的走样、变形问题，必须给予重视。完善相应的考核、监督与退出机制，已是刻不容缓。在建设的过程中，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或者过度举债，不能搞

政府包办的低水平重复建设，应当营造一个市场主导、分工明确、政企有效合作的氛围，在建设过程中问计于民、问需于民、问政于民。

第 68 期议事厅，通过新华社记者在各地的调研采访，共同探讨如何让特色小镇建设正本清源，去除发展过程中的乱象，如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特色小镇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、方针政策，让真经落地、真招管用、真效惠民。

策划：易艳刚

傍“帝王”拜“佛仙”，个别小镇真叫乱

本报记者张军

“帝王将相、道教佛仙”与特色小镇发展何关？但一些地区却将此类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甚至低俗、庸俗的内容，当作“立镇之特色、塑镇之内涵、兴镇之希望”。怪象陆离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，亟须廓除谬误，返正归元。

特色小镇特别是特色文化小镇，理应成为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。但在一些地方，对什么是小镇特色、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，理解得不深、不透、不够。地方政府个别领导为凑够特色小镇发展指标，乱仿“文化”、乱贴标签，突出表现为“五乱”。

喜傍“帝王将相”，一乱也。据笔者粗略梳理，全国以“三皇五帝”命名的小镇不少于 15 个，“黄帝”“皇家”“王城”“相府”等，都被用于特色小镇冠名。中部某县级市，计划打造两个与黄帝相关的特色小镇，分别命名为“黄帝康养小镇”“轩辕圣境小镇”。

攀亲“道教佛仙”，二乱也。近年来以

表面看是对中央关于特色小镇系列政策学习不够、掌握不准，实质是发展特色小镇能力不足、禀赋不多、措施不力、创新不够，“不念真经念歪经”

“佛家禅修”“道家养生”为招牌的小镇不断出现，许多与佛教、道教“沾边”的人物、传说、建筑，都有可能被地方政府包装成特色小镇的“名头”。一些小镇甚至提出要建设“禅都”“佛都”“佛国”等口号。

热衷“神话传说”，三乱也。举凡民间故事、神话传说，都可能被一些地方用于“包装”成特色小镇的文化符号。东部某地境内有传说中的帝尧陵，提出特色小镇要“塑三皇故里、建五帝之家”。中部某县仅凭子虚乌有的民间爱情传说，就计划打造占地 2000 余亩的“相思小镇”。极个别地区竟然把民间传说中的“鬼怪”，当成特色小镇文化符号，纳入形象宣传内容。

造塔建寺塑佛，四乱也。一些地方在特色小镇内容建设上出现“造塔、建寺、塑佛”等盲目复古乱象，内容千奇百怪。西北某县打造的“周文化小镇”内，计划建设青铜器博物馆餐厅，建成后开设周王宴、三公宴、上卿宴、大夫宴、百工宴、西岐套餐等美食。

附庸“风雅”，虽不尽低俗，亦是一乱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以“诗经”为内容的特色小镇不少于 6 个，而以孔孟弟子、历史文化名人为由头的特色小镇更不胜枚举。

“五乱”之外，又斥巨资进行所谓的“文化包装”。影视歌颂者有之，会展宣扬者有之，祭祀崇敬者有之，钟鼎铭铸者有之……有的将“封建迷信内容”与

的现实考量。

来自中国房地产协会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不完全统计，截至 2017 年底，全国特色小镇数量已达 2000 多个。

作为产城融合的一种创新经济模式，特色小镇原本被寄予了推动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期待。但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出现的走样、变形问题，必须给予重视。完善相应的考核、监督与退出机制，已是刻不容缓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在《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》中强调，坚持规范发展，统筹规范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创建工作，把握内涵、纠正偏差、正本清源，坚决淘汰一批缺乏产业前景、变形走样异化的小镇和小城镇。同时，在创建名单中，逐年淘汰住宅用地占比过高、有房地产化倾向的不实小镇，以及特色不鲜明、产镇不融合、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小镇。这也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与路径。

刹不住“指标思维”“套利冲动”，就治不好小镇建设中的“不正之风”。特色小镇之“本”，是在特色的基础上“建镇”，决不能沦为“标签化”“概念化”的“凑数小镇”

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》，其中明确提出，到 2020 年时，我国将培育 1000 个左右的特色小镇。

然而，在实际的推进中，随着各地纷纷上马特色小镇项目，有的地方出现了建设项目要求的“层层加码”，导致乱象丛生。比如，省级层面提出建设百个特色小镇，市级层面就迅速制定了数十个特色小镇建设的目标，任务层层分解之下，大量乡镇也有了“任务”。为了完成指标要求，鱼目混珠的问题随之而来。

指标“加码”之外，另一重原因就在于以特色小镇的名义套取政策支持。比如，多地明确提出，给予特色小镇一定的优惠政策，有的地方给予每镇 500 万元至 2000 万元扶持资金，500 亩至 1000 亩城乡增减挂钩建设用地指标等。“贴标签”虚报背后，也有着享受特色小镇的建设用地指标、配套资金政策

完成指标任务，一些产业园区也“摇身一变”，在未经过任何重新规划、重新打造的情况下，直接一步到位“变身”为“特色小镇”。来到南方一个工贸服务特色小镇，记者走访发现，实际是一处企业众多的工业园区。而一些“农机小镇”“灯具小镇”“电梯小镇”等，雏形均是当地的工业园区。知情人士坦言，“建特色小镇没有问题，但这是没有任何新变化、新规划，只是多加了一块‘特色小镇’的牌子”。

农业基地、产业园区之外，被“凑概念”的还有一些房地产项目。中央三令五申，一再要求严防特色小镇“房地产化”，但在一些地方，房地产项目成为特色小镇建设中的绝对主角。以“特色小镇”之名，行房地产项目“圈地”之实，也让特色小镇偏离了建设的初衷。

应当看到，近年来，特色小镇的建设驶上“快车道”，有着客观的政策背景。2016 年，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、财政

指标“层层加码”，特色沦为“凑数”

本报记者梁建强、刘晶瑶

葡萄小镇、胡椒小镇、马铃薯小镇、油茶小镇……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，各地以农作物命名的小镇众多。特色小镇项目不够，“农作物”来凑——特色小镇的概念，在一些地方被滥用、泛化，甚至成为为完成指标任务而贴标签的“凑数工程”。

南方一地，连片的水稻田也被称作“景区”，挂牌“水稻公园小镇”。中部地区的一个香菇小镇项目，放眼望去，“小镇”上棚架林立，一旁则是菌棒水池、活动板房。对于这个由当地一家食品有限公司主导承建的“小镇”工程，附近的群众直言不讳：“挂羊头卖狗肉，这哪里是什么特色小镇，就是企业的一个大的香菇生产基地。”

“凑概念”特色小镇成了筐，什么都往里面装”现象的背后，实则是一些地方特色小镇建设中贪多求快、盲目跟风的“指标要求”作祟。

有的地方，在特色小镇建设中“摊派”指标，一级级明确特色小镇的建设数量。因此，为了达到指标要求，有的地方在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，为了戴上特色小镇的“帽子”，只得把在田农作物或规模传统种植、养殖业作为特色小镇项目进行申报。

除了农业基地“变身”特色小镇，为了

哪些项目比较实用，哪些工程华而不实，群众最有发言权。遏制特色小镇沦为形象工程，防止决策跑偏，必须问计于民、问需于民、问政于民

向，部分特色小镇玩概念、赶时髦，打着诸多艺术、养生、文化等旗号进行圈地，特色小镇更像是商业噱头。

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，特色小镇的形象、颜值、洋名更为重要，可这却是“驴粪蛋表面光”，忽视了特色小镇的真正内涵。按照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，特色小镇要为缓解“大城市病”和为新兴高端特色产业寻找成本洼地。显然，一些地方的特色小镇建设成了部分领导干部追求政绩的手段，而非旨在落实中央有关精神。

究其原因，在一些官员眼里，提升特色小镇的“伪颜值”或是快速升迁的“成功之道”，一些地方领导难以抑制“面

本报记者李金红

近期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，在建设特色小镇热潮中，部分地区将特色小镇简单理解为镇墟立面改造，不惜破坏小镇原有风貌给沿街住户“穿衣戴帽”。一些小镇斥巨资在小镇出入口大建豪华牌坊。这些“形象工程”大部分华而不实，遭到百姓诟病。

在南方某省会城市，一个区 7 个乡镇就有 6 个进行特色小镇建设，记者实地走访这些“特色小镇”看到，沿街都给住户的房屋进行了“穿衣戴帽”，且普遍采用黑、白、灰、黄四种颜色，立面改造线条造型相似，风格普遍仿古，建筑形式呆板，华而不实。

更有甚者，在一些地方的特色小镇，除了主干道立面改造焕然一新外，镇墟外的街道依旧还是泥泞不堪，坑坑洼洼。当地百姓戏谑说，“身上穿了西装，脚上穿着拖鞋。”

除此之外，记者采访中还发现，一些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出现“求洋求新”倾

“伪颜值”小镇哪有真特色

哪些项目比较实用，哪些工程华而不实，群众最有发言权。遏制特色小镇沦为形象工程，防止决策跑偏，必须问计于民、问需于民、问政于民

子工程”的政绩饥渴，只顾政府的“面子”，不要百姓的“里子”。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为显示其权威，无视群众需求，“拍脑袋”瞎决策，让本大有可为的财政资金不得不为中看不中用的“摆设”埋单。

热衷给特色小镇“穿衣戴帽”恐怕还在于寻租空间巨大，正所谓“一拆一建才有油水”。部分领导干部为了一己之利，不顾政府债务实际情况，不惜加大筹码，举债建设“花架子工程”。

在老百姓看来，注重特色小镇的“面子”，实则是不折不扣的瞎折腾，是劳民伤财、奢靡浪费的“形象工程”。“假小镇”“伪颜值”有损地方政府形象，最终

伤害的还是民心。

必须追问的是，各类“穿衣戴帽”工程，有没有经过有关部门审议？对一些明显的“面子工程”，相关职能部门为何开了绿灯？是发现问题不制止，还是项目审批把关不严？对于一些地方将特色小镇建成“形象工程”，背后的腐败问题还应认真追查追责，迅速出手，形成高压态势。其次，还要切实发挥人大“把关人”的作用，从源头避免行政冲动、盲目投资。再次，要实行开门决策，听证征求民意。哪些项目比较实用，哪些工程华而不实，群众最有发言权。遏制特色小镇沦为形象工程，防止决策跑偏，必须问计于民、问需于民、问政于民。

前不久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《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》，文件中提到了建设特色小镇的基本原则，要求规范省级创建机制。对于特色小镇建设而言，当然可以有探索 and 试错的机会，但在积累了足够多正反经验之后，也该警惕部分官员将一副好牌打烂，切勿将特色小镇建成了“形象工程”。